

續
後
漢
書
一
六



續後漢書

(六十)

郝經撰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上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四夷總序

北狄

匈奴 劉氏 石氏
沮渠氏 赫連氏

上世眈俗敦一均爲朴野相忘而不相競故無夷夏之分大庭軒轅帝有中土法制漸備風俗興王化遠邇故鄙夷與粹嬖別悍暴與仁柔異于是乎制五兵征蚩尤以扞遐外唐虞之世投凶人于四裔以禦螭魅原注左氏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潛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緡雲氏有不才子食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益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卹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四門烈山澤疏川瀆驅龍蛇禽獸清滌土宇以居王民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乎中國與外徼截然不相亂爰暨三后謹守內分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四海之內斷長補短僅得萬里務廣德不廣地外夷之地當十倍于中國中國之德常百蓰於外夷是以服

柔而化所不化遂爲盛王其民不識蠻夷而驚獠不敢爲病其或跳跟則禦之朔方伐之太原懲之荆舒

而已原注詩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獠狁于襄又此二帝三王之所以無邊塞之患也周德既衰

荒服不至原注史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

征之吾聞犬戎樹惇率舊德而終守經固其有以禦我矣原注詩六月序小雅

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原注詩六月序小雅

秦晉燕齊之西北楚鄧吳越之東南者以百數與盟會陵上國伐凡伯伐京師病燕侵齊伐晉滅溫滅衛

無復二帝三王之世原注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僖公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文公八

公二十四年戎侵曹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狄滅衛僖公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十三年侵衛十

四年侵鄭二十一年侵衛三十年侵齊三十三年復侵齊左氏傳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僖公

十一年揚距泉舉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原注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僖公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邢文公八

入王城焚東門皆王子帶召之也然而不至於大亂者猶有先王之遺澤所以爲天下之大閑者猶在

未與阻仇儲怨使必致死於我也五伯又衰列國各務廣土晉滅赤狄潞氏獲白狄子滅中山鮮虞虜鼓

子鳶韞滅陸渾之戎秦滅義渠并西戎趙爲胡服破林胡樓煩燕破東胡于是匈奴始盛與中國爲仇秦

并天下廢井田開阡陌夷畎澮溝洫壞先王疆理盡爲平原曠野無以限其侵軼秋高馬肥長驅而入鯨

沛鶻散震駭障塞始皇怒而大舉擊之塹山堙谷築長城萬餘里以限絕之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而怨仇

益深矣原注春秋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昭公十七年

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

虞。克鼓。以鼓子薦歸。史記。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佈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閭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獫狁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族。然皆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井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勾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燕入河西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實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侯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漢興匈奴圍高皇帝於平城。而漢復怨胡。

原注。自此外夷諸事。自漢至晉五胡。各見後本傳。

以中國新去湯火。欲喫休之。乃用婁敬和親策。姑爲

撫慰。孝惠呂后時益嫚蔑不忌。數入塞爲寇。孝文始爲備禦計。而孝武憤然小中國無復蒙恥奉幣之事。大興師徒。將衛霍而獵獮之。剽王庭。空漠北。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瀚海。快心於狼望之北。而猶未已。乃大開西域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而鄯善。安息。月氏。大宛。康居皆入屬國。復通巴蜀西南諸夷。而滇王夜郎入朝。勦并南粵爲儋耳珠厓等郡。徙甌粵之民於江淮之間。定朝鮮爲樂浪元菟等郡。地過三代數倍。而民不逮夫十之一焉。土雖廣而德不足。終不能制其侵軼。孝宣愛民致理。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款塞入朝。而羌戎起於西陲。趙充國以歲月引之。故終西漢之世。不復揚塵。僞莽挑亂。嚴尤爲三

策五難而不用。北鄙再聳。光武中興。遂連彭寵。立盧芳。侵擾幽冀。其後內亂。分爲南北。竇憲窮討。復空其庭。陰山無人。漢道克昌。而羌戎復擾。關中段熲。張奐之徒。梟夷降附。麤定一時。建安末。烏桓鮮卑始盛。曹操誅蹋頓。王雄刺軻比能。而二寇衰。及中國析裂。諸葛亮渡瀘。深入討雍闓。擒孟獲。南土心服。而不復叛。孫氏撫有交趾。閩粵。而無蠻禍。故終三國之世。邊徼不警。二漢刑清政簡。寬仁之治。四百餘年。中國之餘威。遺烈。猶振而未亡也。然而當呼韓邪之衰。潛阻塞下。與漢民錯居。南單于之降。令入塞居漠南。後復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分爲五部。戶各數萬。遍滿并土。趙充國討先零。遷之內地。馬援守隴西。邊煎當羌於關中。居馮翊河東。曹操令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毋丘儉征遼東。徙高句驪餘種於滎陽。時中國多故。彼皆新附。蹢躅單寡。勢猶未張。及晉混一區夏。綱紀不立。浮侈苟且。崇尚虛無。風俗大壞。家道日乖。骨肉相殘。諸部皆謂晉室可取而代。一旦羣起并吞。割據於是。氏人爲成爲秦。匈奴人爲漢爲趙。羯人爲後趙。羌人爲後秦。鮮卑又爲五燕。諸種人爲五涼。無復二漢之世。而禍亂滋熾矣。皆植根于漢。滋蔓于三國。而昌熾于晉。是孰使之然哉。中國之德衰而尙力故也。蓋修德以安中國乎。苟吾德化無不漸被。慕義而進。則引而進之。亂則定之。弱則撫之。危則安之。涵浸以仁恩。使常足厭仰嚮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則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大哉二帝三王禦戎之道乎。初司馬遷傳匈奴。兩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班固復傳西域。至范氏又傳東夷。

南蠻、西羌、南匈奴、烏桓、鮮卑、并西域西南夷，謂之六夷。陳壽三國志祇傳烏桓、鮮卑、東夷而已。案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又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并中國謂之五方。故詩書所稱，自中夏外謂之四夷。九州之外，四海之表，蠻夷戎狄，不啻百數，各設居方，別生分類，祇四焉耳。故別外夷爲四夷傳，匈奴、烏桓、鮮卑爲北狄，夫餘、高句驪、韓、倭等爲東夷，戎、羌、氏、西域爲西戎，蠻、西南夷爲南蠻。其行事，前史載之備矣，故不復詳。掇其盛衰大端，推本中國治亂之所自，與後世失禦戎之道者著於篇。

北狄者，幽、營、并、涼、塞外諸狄也。其種落尙矣。自蚩尤亂九黎，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禽蚩尤，其兄弟八十餘人散入北土，或號山戎，或號獯粥。世雄朔易，舜流共工於幽州，其族類亦入葷粥。夏后氏之裔曰淳維，夏亡而亦入狄爲君長，卽匈奴之先也。原注：史記索隱：張晏曰：淳維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挾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章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夏道之衰，后稷子孫不宦。原注：竹律反。失其官守，變於戎狄。公劉自狄入於豳，其後狄攻太王，太王遂走岐山下，作周原注：史記：舜封后稷于邠。子不宦失其官。奔戎狄之間，不宦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自戎狄徙漆沮，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八世。至太王，獯粥戎狄攻之，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從之，而周始大。獯粥始盛，西伯抑逐之。原注：詩采薇序曰：文王之時，西有玁狁之患，北有獯粥之難。其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遘啓居，玁狁之故。又詩曰：玁狁之難，維其喙

· 既周公兼夷狄而中國無狄難者數百年。厲王政衰，狄始內侵。於是宣王北伐。原注：詩六月：北伐也。其詩曰：玁狁孔熾。我是

用急。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自周之東，狄遂雜處齊、晉、燕、衛之郊，別爲赤狄、白狄、長狄、山戎，大爲諸侯害。至於

滅衛、盟齊，侵晉，伐王室。出天子五伯迭興，攘斥攷外。晉主夏盟，擊虜并滅狄，少衰焉。自戰國兵爭，不恤遐

外，匈奴乘之，始大。騷騷南牧，燕、趙、秦、代各築長城，乘保障以禦之。於是匈奴開王庭，稱單于，渡河南與中

國界於故塞，盡有朔漠之地，斗入西北萬餘里。原注：音墨。又如字。頓射殺其父頭曼單于，自立爲單于。原注：史記。

頭曼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立少子，乃使冒頓實於月氏。冒頓既實於月氏，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命曰：鳴

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禽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殺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

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

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

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

產，西擊走月氏。原注：音支。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越故塞，至朝那，虜施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盡服從北方。而

與諸夏爲敵國。自唐虞三代以來，匈奴最大。自匈奴之大，而冒頓莫強焉。冒頓姓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

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始置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原注：服虔曰：音鹿。音離。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原注：裴駰曰：音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

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原注：史記裴駰注：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

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

單于庭直代雲中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置千長百長什長

各有地分。以左右手爲次。圍獵戰陣。各相縣比。皆如

分地。不易其次。謂把手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

原注。史記索隱。鄭氏云。躑躅。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競擲躑躅。或以林爲蘄。漢書服章昭音多燕反。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褕。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蘄聲相近。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

大者死。獄久者

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路有遺物。腐不敢取。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職官上左。坐列上。

右日上戊己色上白以黑爲凶服始立及拜官覲見大慶會祠祭天神皆白服白馬謂之白道士多砂磧

草肥宜畜。鹵澤多魚鹽。其人逐水草。畜牧遷徙。無城郭常居。無耕鑿之業。不粒食。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

刻木爲期。度兒能騎羊。則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飲醢醢。自君長至。奴婢均多寡同飲食。衣皮

革被氍毹。以氍爲廬屋。俗皆能爲弓、車、鎧、刀、鞍勒。士能彎弓。盡爲甲士。耐飢凍。習勞苦。往往猿臂善射。寬

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其畜多馬牛羊。

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騃。原注：音馱。馱，陶塗。
驪、騊、𩇑。原注：音頤奚。
馬尤駿健。日馳常數百里。有至千里者。將

戰則擇馬之壯而肥駿久弗乘者羈繫之。不爲芻秣。少飲之水。謂之去油腸。一再宿則人兼數騎。晝夜馳突不憊也。其人重約信。雖數千里遠出。歲年不愆其期。以兵爲常。故皆識虛實。見兵勢。善爲誘兵以包敵。幹腹出奇。星散電邁。隱見不測。大抵無正兵。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恤禮義。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困敗則麇奔瓦解矣。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其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爲奴婢。故人自爲戰。以趨利深入并命而不憚也。以名爲號。不諱無字。尊巫醫。坐於東上。諸大人入見。則令巫占之。火前謂之過火門。凡命官出軍則燒羊脾。視其吉凶。俗貴壯健。賤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妻其妻。主死而無子及親族者。奴卽有其家。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尤畏雷霆。馬牛羊震則舉羣棄之。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不封樹。則馳馬踐其上。又周馳其旁。不可復識而後已。喪制不以尊卑。見新月從吉。始死號哭。衆以酒酪飲之。謂之添淚。殺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謂之燒飯。所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婦事夫如事舅姑。醢醢。羶羶。皮革車服器用。皆婦人爲之。男子朝出。婦人爲捉馬。加鞍勒。執弓矢。騎去而反行。則在軍中主營落輜重畜牧。不妒而甘服勤勞。故男女皆自食力。生長於兵。無單家而衆以強。後冒頓又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犂之國。原注。魏略。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此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漢初定天下。而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祖自將擊之。會大雨雪。士卒墮指。

什二三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騎四面各如方色。東盡驪。北盡驪。南盡辟。西盡白。古所未有也。高祖窘。使使問厚賂閼氏。因用陳平祕計。解一角。直出。使婁敬結和親之約。各引兵歸。漢乃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絮繒酒食等物。約爲兄弟。孝惠高后時。冒頓遺漢嫚書。漢不與較。復厚遺之。原注。漢書高后時。冒頓遺漢嫚書。使使遺高后曰。孤憤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于平野馬牛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冒頓益驕。孝

文卽位。復修和親。而寇暴不已。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景帝亦復和親。原注。漢書。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善。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拒。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吏民遠舍。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敕。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胆繒給綺衣。繒給長襦。繒給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胄紕一。繒十匹。錦三十匹。赤繒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調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入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

同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十四年冬。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遯爲北地將軍。降虜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勅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弘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轅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過掠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狐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翁主如故約。至孝武憤中國制於匈奴。議擊滅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乃命韓安國。公

孫敖。公孫賀。衛青。霍去病。李廣等爲將。舉中國騎士。連年出塞。輒斬首虜。亦爲匈奴所殺傷相當。前後三

十餘年。匈奴衰敗。幕南無王庭。而中國以困敝。高惠文景之畜積耗蠹盡矣。原注。漢書。元光二年。用大行

將軍衛青出上谷。得胡首虜七百人。元朔元年。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虜數千。二年。衛青等出雲中。得胡首虜數

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五年。衛青等將十餘萬人擊匈奴。得右賢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

萬。以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六年。霍去病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

于大分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二年。以去病爲驍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

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

屠王。祭天金人。夏。去病復出北地。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

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千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四年。大將軍青。驍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青出定襄千餘

里。圖單于。斬首虜萬九千級。驍騎出代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

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幽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

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立。匈奴大亂。折并分裂。日逐王薄胥堂自立爲屠耆單于。呼揭王自立

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籍都尉自立爲烏籍單于。號五單于。部衆各萬人或二萬人。

轉相攻擊。甘露元年。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單于稱臣入朝事漢。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寵以殊禮。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鑿綬玉具劍弓矢。棨戟車馬衣被等物。禮畢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明年復入朝。竟寧元年復入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其後歷成哀世屢入朝。徵塞寧謐。及王莽篡立。更奪單于璽。分匈奴爲十五單于。誘呼韓邪諸子脅拜右犂汗王咸爲孝單于。咸子助爲順單于。於是匈奴復叛。漢分遣諸部入塞。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莽欲立威振耀荒外。議發三十萬衆。十道並出。窮討匈奴。嚴尤陳三策五難。莽不聽。於是與之構難。吏士疲弊。暴骨滿野。北邊復虛耗。原注。漢書。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遣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轉委輸于邊。議滿二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宣王時。獵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靈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猶螽蟴之蟻。敵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隕。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糴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糴薪炭。重不可勝。食糴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以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慮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虞。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噬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凡民力。

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寇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

漢兵誅莽。更始遣使授若鞮單于與漢舊制璽綬。及侯王以

下印綬不受。

原注。匈奴謂孝爲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爲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于單。此以下直稱鞮。

光武建武六年。遣歸德侯劉諷

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遣中郎將韓統報命。而單于與驕踞自比冒頓。光武勿責也。二十二年。單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右賢王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歲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死耗。蒲奴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求和親。漢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呼韓邪單于之孫薁鞬日逐王比叛蒲奴單于。二十四年春。比所主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爲蕃蔽。捍禦北方。自是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南單于大破北單于。卻地千里。漢遣使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又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列置諸部王爲漢捍戍。且爲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怖。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漢乃璽書報答。不遣使。而兩單于咸事漢矣。永平中。北匈奴復入五原塞。遂寇雲中。南匈奴單于比死。數更立單于。無何輒死。於是北匈奴復盛。數寇邊。漢患之。會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乃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報命。南匈奴聞之。內懷嫌怨。旣而北匈奴復入寇鈔。焚燒城邑。殺略吏民。十六年。乃大發兵。遣將四道出塞征北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將兵助漢。北寇悉渡漠去。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衆四萬。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詠兵等七十三輩亡來入塞。時北匈奴衰耗。部黨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

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去。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和帝卽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匈奴。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匈奴。大破之。首虜二十餘萬人。原注。後漢書。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靉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乘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南單于復請。遂滅北庭。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出雞鹿塞。西繞天山。圍北單于。單于被創。遁走。獲其閼氏首虜萬餘。三年。北單于復爲左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止蒲類海上。遣使款塞。竇憲上書請立爲單于。遂遣使授璽綬如南單于故事。會竇憲誅叛還。中郎將任尙追斬之。破滅其衆。永元中南匈奴亂。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貢獻。求和親。厚加賞賜。不答其使。永初四年。南匈奴叛漢。寇常山中山。度遼將軍梁慄。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復遣使請降。自是南北二敵。叛服不常。而烏桓鮮卑日盛。從漢征討。而二敵稍衰矣。靈帝熹平元年。單于車兒死。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光和元年。單于死。子單于呼徵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秋七月。修坐不先請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死。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率鮮卑寇邊。詔發南匈奴兵。從幽州

牧劉虞討之。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虞。國人恐單于聽漢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叛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傷敗。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單于死。而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初平元年。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三年春。曹操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破之。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被逐不得歸國。居於平陽。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乘輿。拒擊李傕郭汜。帝還雒陽。又遷許都。然後歸國。七年。單于與郭援共攻河東。十一年。曹操擊并州刺史高幹。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操遂斬幹。以梁習領并州刺史。習誘諭招納單于與其名王恭順服事。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不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爲之防。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朝。曹操于鄴。操因畱之。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部立中貴者爲帥。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尋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大陵縣。部衆雖分。皆各畱家于晉陽汾澗之濱。俗漸同諸華矣。曹丕黃初元年。更授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玦。

晉武帝篡代，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降，居之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河西、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大抵皆狄人。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以猛衆凶悍，未易擒制，乃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叛。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邊患。侍御史河西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害。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于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餘口降。七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萬餘降，皆居之西北諸郡。于是其種類有屠各、鮮支、寇頭、烏譚、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鬱鞞、萎莎、禿童、勃蔑、羌渠、賀賴、鍾鼓、大樓、雍屈、真樹、力羯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人綦母氏勒氏最勇健，好叛。平吳之役，騎督綦母倪原注：胡邪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上郡。明年，郝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郡縣。旣而晉室內亂，諸部益盛，不可復制矣。

謹案：匈奴傳採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次第刪節成篇。劉氏以下四傳有目無書。劉氏前趙